元夜繁灯须尽欢

孙琴安

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，从大年三十到元宵节，足有半个来月，中间高潮叠起，精彩纷呈，而元宵节可说是其中最后一个高潮。

说到元宵，民间总有“闹元宵”的提法，意即元宵节一定要热闹，要尽兴。试看古代诗词，“游伎皆秾李，行歌尽落梅。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”“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”凡及元宵，都有一种痛快尽兴的狂欢场面。这说明，民生艰辛，终年劳作，一年到头忙忙碌碌，他们在春节除了要与家人团聚，团团圆圆，和和美美，同时也需要休闲和释放，痛痛快快，尽情尽兴地欢畅一番，而元宵节则正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。

依民间风俗，元宵节有食汤圆、猜灯谜、观百戏等玩意儿，但其中最大的亮点和特色，还是观花灯。此风俗起于唐代初、盛之间，盛于宋、明，下及清朝。据《大唐新语》载：唐中宗时，每至元夕，“盛饰灯影之会”，京城坊间小巷，到处都是各色花灯，流光溢彩，如同白昼，吸引许多男女老少出来观看。每当此时，无论贵贱贫富，“贵臣戚属及下隶工贾，无不夜游。”唐玄宗在过45岁元宵节时曾问叶仙师：元宵夜何处最热闹？叶答：“灯烛华丽，百戏陈设，士女争妍，粉黛相染，天下无踰于广陵矣！”可见当时扬州元夜的热闹程度，已为神州之冠。其中“灯烛”首当其冲，不可小觑。

而俗话所说的“闹元宵”，所谓的热闹与尽兴，又与放花灯和观灯人是分不开的。中国古代的诗词与小说，凡涉及元宵，都会写到花灯之美，如唐人苏味道的诗句：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”白居易诗：“灯火家家市，笙歌处处楼。”张祜《正月十五夜灯》诗句：“千门开锁万灯明，正月中旬动帝京。”宋朱淑真《元夜》诗：“十里绮罗春富贵，千门灯火夜婵娟。”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云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”都有对灯的描绘。而灯的确能营造热闹气氛，显示繁华景象，使夜色更加璀璨绚丽，于是，张灯观灯，成了欢庆元宵佳节的主要方式，元宵也就有了“灯节”之称。

为了满足人们欢庆“灯节”的需求，又出现了专售花灯的“灯市”。街巷两边的茶楼商铺挂满了大大小小造型各异、品种繁多的花灯，任人选购。据宋周密《武林旧事·元夕》载，当年杭州“自旧岁孟冬……天街茶肆，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，谓之‘灯市’。自此以后，每夕皆然。”至元宵更盛。灯的品种极多，“每以苏灯为最，圈片大者径三四尺，皆五色琉璃所成，山水人物，花竹翎毛，种种奇妙。”还有“福州所进，则纯用白玉，晃耀夺目，如清冰玉壶。”明代仍有灯市，但品种似有发展。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载：“腊后春前，寿安坊而下至众安桥，谓之‘灯市’，出售各色华灯。其像生人物，则有老子、美人、钟馗捉鬼、刘海戏蟾之属；花草则有栀子、葡萄、杨梅、柿橘之属；禽虫则有鹿、鹤、鱼、虾、走马之属……品目万殊，难以枚举。”如今上海城隍庙的元宵灯景，小孩喜拉的兔子灯等，都是从中衍生而来。

唐代有严格的宵禁制度，入夜到一定时辰，便会锁闭城门，不得夜行。唯独元宵之夜，朝廷为了让全民上下尽兴观赏花灯，纵情欢度新春的最后一个佳节，禁卫军特许游人夜行，一切城门和关卡全部打开，任由游人载歌载舞，踏歌而行，自由进出，尽情欢乐，通宵达旦。唐宋放灯三夜，至明代放灯五夜，其热闹程度，可以想见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元宵不仅取消宵禁，女性也可上街赏灯，中国古代对女性的束缚甚多，一般女子多居家中，夜晚更不得外出，唯独元夜可以自由外出，与众人一起逛街观灯，共度佳节。周密说：“元夕节物，妇人皆戴珠翠、闹蛾、玉梅、雪柳”以出游。张祜诗：“三百内人连袖舞，一时天上著词声。”辛弃疾词：“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”都写出了女子在元夜的欢乐场面。

由于古代男女婚嫁多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有些胆大一点的男女为追求婚姻自主，便借着元夜观灯的机会，谈起了恋爱。如汤显祖名剧《紫钗记》，便写了唐代李益在元宵之夜邂逅霍小玉，拾得其遗落的紫玉钗，以此托媒求婚，终结连理的爱情故事。欧阳修的《生查子》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借元夜观灯的机会偷偷幽会，以及别后相思的情景。又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下片云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此外，《春灯谜》《宋公明闹元宵》等古装戏中的男女会面，也都在元宵之夜。这对今天的男女青年来说，简直不可想象。但也从侧面告诉我们，元夜观灯在古代已是非常开放的日子，也可说是中国人最尽兴的日子了。如果说中国人有狂欢节，则非元宵节莫属。

灶披间（中国画） 王人佳

春的期盼

王征宇

晚上出门散步，薄薄的雾像用旧的纱巾，灰暗地罩着。走了一段，我的刘海被濡湿了，接着，我身上的羽绒衣变得潮腻腻。这时朝路灯看，才发现飘着牛毛一样的雨，在橘色的光中，显影出动感层次的美。早春的雨，如老杜所写的：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绵密丰沛如管风琴，自地气而升，如天堂而降，浩然缤纷。

今年的雨水节气恰逢元宵，想起这样一个古老的句子：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一粒新生的芽，弹开土的瞬间，需要雨水松软和滋润。日后，我们可以从谷物的芬芳，桃梨的汁液中掂出雨水的分量。每一滴雨，都可能与人产生血脉情分。

只是，二十四节气，雨水滴答，不像“立”字辈鲜明如黑体字；不像清明、冬至，可抒情，可长歌，可醉酒；也不及白露、寒露予人诗意的启发；也不似惊蛰，有雷声鸣锣开道；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大暑、小暑、大雪、小雪比，更是不够警示。好像出门去，手机有短信提示，你已进入某个地域，可并没有本质的改变，棉衣穿不完地穿着，冬天过不完地过着。

春寒料峭，遇到下雨，就格外冷飕飕。每年的倒春寒，都埋伏在早春的雨水里。雨挟裹着寒意，仿佛将冬天的衣襟扯住，不让走。这样的不体人情。过了立春，都渴望好风好景一路相伴。盼望着，天能够晴开，一日比一日暖。

早春的雨，除了我们体感得到的，捉摸不透，无常和多变，往往忽略了它为春天集聚苏醒的能量，质朴、深厚和广博的情感。

春节期间，我遇到一位神色凝重的中年女人，自庙里出来。她一边走，一边打着手机。她说：“我给你在寺院要了个平安符，开春了，你会好起来的。”电话那边大约是个身患重疾的人，是个需要抚慰的人。这样的慰藉，会带来精神上的松绑吗？女人说出了这些的时候，神色似乎放松了许多。

人如何与困厄化敌为友？至少心里要抱有希望。有信仰，有热爱，生活才会显出它的希望和美好。

在春光驾着四驱马车到来之前，我也做好了准备：收拾干净了阳台，买了小茶几、草莓团，好看的小茶杯。我依然热爱散步。山坞里的白梅都快谢了。松尾芭蕉说：“白雪下，独活呀，冒出浅紫芽。”我倒见树莓的枝蔓上，冒出了青春痘似的细芽。田畈里，麦地经雨水的洗濯后，绿得发亮。油菜不但从阴寒镇压下回过神来，有几棵还起了苔。一窝窝豌豆苗，成为餐桌上的新贵，清新了我们的舌尖。旧年的迟暮陈败中，激起不少新生的“微澜”，这躁动虽还经不起夸耀，但春天确凿无误，已来人间。

收集雨水的人

李晓

淅沥春雨中，老乡扛着锄头去屋后淘沟，他要把雨水引进池塘里来。他对我说，春天了，要播稻种，得把雨水收集好，种庄稼没有雨水，苗子会渴死的。

这些年来，我见过一些收集雨水的人，他们让我想起了一部小说。那是一部温暖和悲伤并存的书，每一个映入眼帘的文字都像是一滴从天而降的雨水，它是朱莉娅·斯图亚特的《伦敦塔集雨人》。小说中，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为女王守护着伦敦塔，还有一只180岁的乌龟，他们一家人的生活，平静幸福。可有一天，他们的儿子突然离世，男人竟没有一滴眼泪，深深的痛苦如海潮，吞没了他的面部表情，以至于他失去了语言，哪怕坐在亲人面前，刻骨的悲伤也让他无法摆脱孤独。沉默的男人，开始拿着积雨器收集雨水，向伦敦塔里的动物默默倾诉。直到有一天，男人把收集的雨水，送到了失物招领处，让雨水去寻找它们的归宿……

我常想象着一滴雨水的旅程，它从地上到天上，从飘忽的尘埃到滚滚的云。当我乘飞机在空中望着一团一团的云，我知道，那里面是浩大的雨水，当它们降落为雨，扑向山川大地，每一滴雨水，落到了大地的心窝窝，那里就是它们最后的家吗？其实收集雨水的容器，在苍穹之间，因为大地山川上的水，也在不停地蒸腾和降落之间来回循环着。这样说来，雨水的一生，就是奔波忙碌奉献自己的一生。

收心馄饨

李洪珍

正月是中国农历的元月，过了正月半，才觉得新年结束。这一天，家家做圆子、包馄饨，象征合家团圆，又表示新年已过，吃了“收心馄饨”，不宜再事嬉游。

晚清秦荣光《上海县竹枝词·岁时》云：“肉馅馄饨菜馅圆，灶神元夕接从天。城厢灯市尤繁盛，点塔烧香费几千。”元宵佳食汤圆又名圆子、汤团、汤元、团子、元宵、浮圆子、糖元等，有咸、甜多种，和端午粽子、中秋月饼、重阳节糕、清明青团一样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符号。

旧时沪上水磨糯米粉汤圆有本地大汤圆，馅子有胡桃肉加西瓜仁加豆沙汤圆、黑洋酥猪油汤圆、鲜肉汤圆、荠菜菜肉汤圆等。有宁波汤圆，皮薄馅足吃口细腻、软糯滑爽而不黏。还有宁波猪油小汤圆。这是老上海宁波人家创造出来的，因为做大汤圆用料比较耗费，为了俭省不浪费，就自己做点指甲大小无馅的酒酿圆子，或黑洋酥捏入生的去膜猪板油做成馅子的小圆子，用来自己家里人吃。但是，招待客人的时候，吃的却是鲜肉、豆沙馅大汤圆。

上海各区元宵节吃的习俗是多种多样。闵行居民食南瓜、苦草、高粱圆子，有黄、绿、红三色，寓意“兆丰年”，或者做12只大圆子，用手指在圆子顶端揿出潭印，蒸熟后看潭中积水多少，以卜当年每月雨水。川沙居民爱吃谢年的“收心馄饨”。南汇家家做高粱、糯米圆子，中午包馄饨。正月十六，有“包蚤虱，吃馄饨”的习俗。传说为了避免蚤虱之患，由一人躲在房内包馄饨，不通四眼（不许有旁观者），馄饨煮熟后悄悄分给家人吃，以吃掉虱患。此俗现已少见。奉贤做的汤圆大不同，花包形称“花包圆”，稻堆形称“稻堆圆”，寓意粮棉大丰收。崇明糯米茧团形状巧，两头大来中间小，元宵中午，包的馄饨叫“兜财”，下午，用筷子插上茧团，放置田头，祈求丰收，叫作“斋田头”。嘉定的馄饨叫做贺年羹，又以面粉团捏成缸甏等状蒸煮，称为“蒸缸甏”，看“缸甏”潭内水汽多少，卜一年之晴雨。青浦有些人家爱吃用荠菜、油豆腐、粳米粉等做的糊涂羹，寓意太平无事过一年。

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吃馄饨早非难事，但旧时的上海生活是大不易的。且看1947年《申报》上署名莲子的短文。“夜深沉，月吻着星的梦！我静卧在窗畔的床上，细数夏夜的星星，一阵阵‘的笃，的笃’的竹板声由远而近，随着卖馄饨老人的沉重而滞缓的脚步声，惯例地又复路过我的窗下。夜似乎给他敲得更深了，但在失眠的我听来，却倍感亲切，仿佛是一个刚自远方归来的久别的恋人，在轻叩我的窗门。”馄饨不仅仅是一种美食，而且是莲子记忆中的一个片段。馄饨已经融入生活成为莲子密不可分的一部分。“当我记起这老人瘦弱的背影时，我又情不自禁地倚到窗畔。夜色溟蒙，马路静静地躺在它的怀抱里，养息这一天的疲劳；在明洁的月色下，路灯发着病黄的光辉，昏然欲睡。”此时，甜美的回忆已然超越了馄饨的美味。莲子内心有了暖暖的睡意。“守门的狗也已倦睡在主人的门前了，只有这唯一的夜行者，掮着生活的重担，像梦游神一般地踟蹰街头；我眼望着他的影子消失在树荫中，但我又欣喜地看见他在更远的路灯的光里重复出现。”卖馄饨的老人似乎成了莲子的朋友，不愿他离去。“人行得更远了，背影亦已模糊，遥远地只见一点黑影，在夜色里挣扎，抖动！‘的笃’的竹板声随着晚风隐隐地传入耳鼓，像带着主人的悲哀来向这唯一的独醒者诉苦；但是在一个同样地挣扎在生活的旋涡里的人听来，更频添了一份凄凉。”莲子又不禁为老人为生活奔波操劳忧心叹息。

与过去相比，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多么幸福，怎能不快快收心拥抱接下来的学习和工作呢！

春 韭

凌龙华

“夜雨剪春韭。”初春的韭菜性灵，雨水一催发，齐刷刷长成小家碧玉。动人春色别是一番。

“正月葱，二月韭。”“立春”过后，韭菜宛如青春小旦，婉约登场。待到“春分”时节，满目青翠，直把春意渲染成片。

韭与葱同科，形式单纯而气味浓烈。某种程度上讲，它是蔬菜中的另类，是素菜中的荤菜。儒家视为“五辛”，道家目为“五荤”。巾帼须眉，花和尚鲁知深是也？

“韭”字极形象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为：“一种而久者，故谓之韭。象形，在一之上。一，地也。”平整的菜畦，英气逼人的韭菜，景观也够蔚然的。《本草纲目》作者李时珍这样描述韭：“丛生丰本，长叶青翠”“剪而复生，久而不乏”。“韭”读音“久”，同时也寓“久”之意。管理得好，一茬接一茬，只管割取。因而，韭菜也被称为“长生韭”或“懒人菜”。好在懒人自有懒福，韭菜与白菜，历来被称为两大佳蔬，享用起来均极其方便。“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”，端的好滋味！

然，菜有时令，适时为上。韭菜四季皆可食用，但“春食则香，夏食则臭”。春韭中，以阔叶淡绿者最嫩最腴美。这是韭菜吸足了水分与养分，和着早露而勃发。春韭肌体中，随风潜入夜的春雨是灵魂，是味素。因而，春韭常与春雨联系在一起，且不说杜甫“夜雨剪春韭”，其他诗咏，如“一畦春雨足，翠发剪还生”，“几夜故人来，寻畦剪春雨”。立春尝鲜，“雨水”则大快朵颐。

清炒韭菜，溜滑，糯香。大火煸几下，即可。民间有俗语，叫“韭菜面孔，一伴就熟”，出处就在这里。

韭菜炒蛋，草根经典。韭菜“翡翠”，鸡蛋“金黄”；韭菜素颜荤质，鸡蛋亦荤亦素。两相激发，鲜而腴，色香味绝配。设若选用青壳鲜鸭蛋，更绝。

韭菜炒虾仁，高端。但要炒得韭香虾嫩，恰到好处，不容易。

最爱韭菜炒蚬肉，农家菜，家常风味。蚬肉自然取自春蚬，春蚬自是正当春时。家乡附近白蚬湖盛产白蚬，体小色白，肉肥汁多。和煦春风中，春韭遇上春蚬，鲜美极了。

韭菜的另一食途，作馅，作佐料，大有可为且大受欢迎。韭菜与鲜肉剁成泥，包饺子，原为北方代表性美食，现通吃南北。韭菜切细，无论掺入面团作煎饼，还是调入面浆糊摊面饼，焕发出来的气息，那真叫“香喷喷，喷喷香”！不过，那韭菜不能选“一伴就熟”的阔叶韭，而要选越瘦越香的窄叶韭。

最让人念想的还是“春卷”。韭菜（亦可荠菜）加入少许鲜肉末作馅，油炸，金黄香脆，趁热吃，没话说。

野生的薤，当属韭菜同宗。小时候，常在乡野荒坡上挖掘到。用它代替韭或葱或蒜，味更大，香更足。薤又叫野葱、小根蒜，现经改良，人工种植，其球状茎被腌制成“菹白”，居然盖过“蒜头”，奔宾馆餐桌，直登大雅之堂。

“薤之美在白，韭之美在黄。”翻阅古书，忽见李时珍当年曾拿薤与韭作过比较，看来“风水轮流转”还是有因缘的。语中的“白”指“菹白”；“黄”为“韭黄”，系韭菜的非光合作用态，古人以为“未出土者”。韭黄较青韭更娇嫩，食之，别有一丝腼腆（绵甜）。韭菜变老后，夏日开白色小花作“韭菁”，腌制韭花酱，辛辣稠浓，重口味。

“韭早春先绿。”脾性寡淡者，还以春早尝春韭，清纯又时宜。

十日谈

植物中的蔬菜

责任编辑：贺小钢

花菜不像一般的蔬菜，它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
夜光杯